



先生文集卷之八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
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
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三斛或不啻民甚苦之或
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
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
今二稅悉爲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
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

戶苗米數內每石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如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爲太守，有陳鼎者爲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筭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爲民戶之利。張陳旣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寔加斛面，民益以爲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爲太守，某

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爲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爲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爲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夫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剛定例，令民戶自持槩。

盪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
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
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奸少寬民力幸甚適
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脩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給爲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
等夷者稅籍之爲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
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
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
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寔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

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
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
君者知其爲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
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給少吏不解事懼吐實
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給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
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
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推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
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
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
穡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

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
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
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况如執事之賢當
不待贅第以某嘗托契門墻而占籍茲邑嘗其休戚不敢
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
縣日窘獨吏胥糜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
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
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
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
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

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
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
常賦之外竒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
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
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
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
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
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是間倉臺
守倅皆賢有所建議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

開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辛亮怒

與陳教授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歸來歲缺種種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為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弊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倘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

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弊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處告糶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歌矣况得平糶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驩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通債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桂鄉

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爲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旣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霖。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又

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爲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爲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曠氣。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糴。必有可糴。而米之少。則繼爲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米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款捐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爲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石矣。又逾年倉臺賑恤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

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
藝如聞錢穀後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鎔
負郭以西卒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
爲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感也倘得徑
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爲便錢雖難於掣挈尚可爲便兌
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爲願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
也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
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苟非
其人不如勿爲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今誠
得如陸梭山者爲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

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旣而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
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
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歛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
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
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
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
析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
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簡今
梭山兄并遂留時書問以爲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
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

察

與趙推

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楮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飭其食於道傍，爲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

訟煩多，吏奸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明爲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忘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儒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

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
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
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
所疑與其事之節自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
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
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
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
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
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

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
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
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輕足下
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
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
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其勢然
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
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
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之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

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以成君子之美也。

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懼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議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及於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今充親於民古者節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

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產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眾拒捍其強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為說蓋未為甚矣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

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刻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
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
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
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
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
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
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稅田者
又比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
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
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任

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
課使爲求業今甲申之老猶有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寔久民又相與貿易續
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
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
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
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比其與逐時沒官絕戶田產隸於常
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旣多展轉貿易
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
課之輸逋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

繁行責括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買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七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

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啻冤茹痛相稅藉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遠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

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

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爲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偏，及轉爲懼心，慘悽怛惛，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知部郵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

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
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
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
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
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
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決民之罪也官從而
督之理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
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
指簿書期會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

爲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
因爲紊亂爲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奸民爲市使長吏
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其本末求其要領
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
容奸則奸民惧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
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
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
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
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
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八十五
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
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及入
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遠遯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
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愆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
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
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恠獨陰
氛重種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去冬
不願着足闈籥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
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

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關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
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
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
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某
舊有疾衰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
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弊
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
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事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
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
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

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
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
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
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
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
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
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
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
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
塢之二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

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公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繡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六五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

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水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剝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顏姑石鼓琵琶諸峯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僊巖其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

下夷曠非甚清徹常沒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
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閭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
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
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
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
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霽霽連日山
溪漲平野渺如湖海黃土所集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

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陳
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早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
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
一寺中井泉涌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
者見公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
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
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挫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
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
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爰調康濟政爾惟難非
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

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文第
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价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
當前途求一見耳善政日有所聞聞復稅甚便於民恨未
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
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
言金穀月椿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曹又復踰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
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
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

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
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
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
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
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
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為日之久
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
特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
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
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荅姑此以謝緩報之罪記文尚

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
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
不下玉淵半山可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
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
三曰翻濤四曰踈珠五曰水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
自為階梯可泐以觀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畧偃蹇隱見於
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
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

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
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
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
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
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
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
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也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
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取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隣二

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
遼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
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
之。可作六分熟。弊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
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
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
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糶。一
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
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唯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
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
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
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郡小。而無愧於古人。
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
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蠅蟻哉。三復來貺。
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遠。遠色矣。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
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唯張安國趙景

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
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
積弊空山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
蠹賊廢只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
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
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
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貨厚黨與附會左右
之人初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
工為節日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
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

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原柔弱類不能自
明自達聰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
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
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
長而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惑吾
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
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持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
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
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
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

以來義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莠夷蕞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問，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而致心，亦

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無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弊里亦立一倉，委校山家兄

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中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
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
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
無補於賑恤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
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可為長
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
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雨

叔雨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矣願其志義文采鬱
未盡施行且觀騰騰耳學宮之一不一得即一拭目記文

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
修學記漫徃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
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邪近觀仲權所向亦
有可念者序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
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
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
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
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
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
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

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
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以力字
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弃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
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
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
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
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折跋其後置諸壁間也
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畫朋友
之義遂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

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
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
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懇志學亦甚篤但學不
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
并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
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
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
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
篤精勤無須更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
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沈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者甘

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彌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注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澆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固

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以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園折，某近抵城闈，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援之，不謂遂成喪。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
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慕
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蔽與前所謂以學自
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遊觀其
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